

急驟的轉變

列昂尼朵夫著

急驟的轉變

列昂尼朵夫著

8200

版社

急驟的轉變

蘇聯 列昂尼朶夫著

郭恕可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
КРУТОЙ ПОВОРОТ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3

內 容 提 要

本書敘述蘇聯一個收割機工廠在二次大戰時期，改產迫擊砲彈，在女廠長領導之下，總是超額完成任務，因此獲得了永久保存的優勝獎旗。但在和平建設中，廠長居功自傲，強調專責制，犯了命令主義的錯誤，對新事物缺乏感覺，忽視集體意見。她只追求數字上的超額完成計劃，不採納總工程師早日轉向新收割機生產的建議，因此和黨委會書記及總工程師之間有了很深的意見分歧。經過區委會上的討論，經過部長和她個別談話，才使她開始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思想上驟然有了轉變。於是，她集中了集體的智慧，加上她自己細心的籌劃，終於在勇敢地承認自己錯誤的同時，接受了總工程師轉向新收割機生產的建議，採取「同時並進的方法」，不停止生產產品，保證原計劃的完成，並在最短期內轉向新型收割機的生產。

時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鐘樓胡同十四號）

新華書店發行

中央民族印刷廠印刷 第二號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4年12月初版 1954年12月第1次印刷

開本：850×1143 1/32 印張：9—20/32

1—25,000冊 236千字

定價 10,000 元

書中主要人物

薇拉·巴甫洛夫娜·別廖耶娃——廠長。

安娜·葉菲莫夫娜——薇拉的婆婆。

米哈伊爾·弗拉基米洛維奇·車爾奈赫——總工程師。

菲德爾·伊凡諾維奇·謝廖金——黨委會書記。

莉嘉·安東諾夫娜——車爾奈赫的妻子。

麥德魏傑夫——鍛壓車間的工作組長、黨組長。

謝苗·瓦西里耶維奇·札利科夫——外科醫生、衛生列車副主任。

吉娜伊達·彼得洛夫娜·柯洛特科娃——廠長秘書，後任鑄工車間技師。

柯澤遼夫——區委會書記。

科洛遼夫——工具車間主任。

施洛夫——少校，軍事代表。

高爾捷耶夫——切削工，業餘管弦樂隊的鼓手。

札依金——鑄型工。

尼堪德爾·波利卡爾波維奇·札莫施金——鑄工車間的工長。

葉蓮娜·瓦西里耶夫娜——札莫施金的妻子。

安德烈·彼得洛維奇·布洛夫科——機械車間的工長，後爲車間總工長。

卡切琳娜·伊凡諾夫娜·布洛夫科——布洛夫科的妻子，鑄工車間的女工，後爲綠化工作的女工。

巴施卡——布洛夫科的大兒子，工具鉗工。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洛維奇——部長。

杜霞·魏特麗琳娜——工具車間的團組長。

安娜·維克多洛夫娜——吉娜的母親，工廠的法律顧問。

亞科甫列夫——總機械師。

米基卡·戈留諾夫——機械車間的鉗工。

伊凡·齊莫非耶維奇——鑄工車間主任。

尼奇達·阿列克謝耶維奇·柯洛斯特列夫——工具車間的鉗工、斯達哈諾夫工作者。

娜嘉·普拉托諾娃——木工車間的生產組組長。

舍里庫諾夫——總設計師。

在這一晴朗和煦的春日，不寧靜的思想却整天地纏繞着薇拉·巴甫洛夫娜。她本來希望不去想念過去，不去回顧，而只向前看，看那人嚮往的、前途光明的將來！但是，在她身邊已沒有尼古拉·阿爾先耶維奇——忠實的朋友、親愛的丈夫。想必他是永遠不會回來了。現在已是四六年的春天，可是他從四一年十二月起就沒有一點消息。也許萬一有希望呢……這樣的情形不是很多嗎？往往一個人被認為是犧牲了，甚至於部隊裏送來了「壯烈犧牲」的正式通知，可是這個「犧牲的人」居然活生生地、安然無恙地回來了。

薇拉·巴甫洛夫娜憂傷起來了。「哪怕哭一場呢，心裏也可以輕鬆一點……」她這樣想了想，但只是沉痛地歎了一口氣，因為她早就忘掉哭了。

薇拉·巴甫洛夫娜照了一下鏡子：面容鮮嫩、年輕，有着可愛的紅暈。她已經三十五歲了，可是誰能看出她有這樣的年齡呢？

「媽媽，」她轉身向着婆婆，憂鬱地說道，「你記不記得，我什麼時候哭過？」

「你這是怎麼啦，親愛的，算了吧！在我這兒你沒有哭過。可是在出嫁以前——那誰知道你呢？」

安娜·葉菲莫夫娜驚奇地望了望薇拉·巴甫洛夫娜，整了整頭上的頭巾就拖着穿舊了的便鞋啪噠啪噠

地在屋裏踱了一會兒。

「唉，柯力亞今天要是回來了，該有多麼好啊！」薇拉·巴甫洛夫娜說道，「他就會看到……他會多麼着急，多麼担心我會搞不好，我會沒有力量負起這一副重担子……他曾經說：『責任重大，會衝昏頭腦的。』你記得嗎，媽媽？」說着她便擁抱了安娜·葉菲莫夫娜。

「薇拉，我的寶貝，你說實話，你還在等嗎？」安娜·葉菲莫夫娜親切地擁抱着兒媳婦問道。

「在等，在等，媽媽，但是看樣子大概是等不來了。」

安娜·葉菲莫夫娜啜泣起來，可是立刻又止住了，笨拙地用手掌擦了擦眼睛。

「我總是愛哭。不要傷心，薇拉，不要傷心，今天是你那變好的日子……大概到該走的時候了吧？」

薇拉·巴甫洛夫娜看了看錶。

「時候是早就到了……不過今天是節日，也可以耽擱一會兒。部長在將近十二點鐘的時候才會到我們那裏去。」

「這個部長就是那一天晚上到咱們這兒來過的那個人嗎？」

「就是他。只是那時候叫做人民委員。現在變得更嚴肅了，不過仍舊很有禮貌，談起話來，就像是對着婦女講話一樣，可是在要求上，却如同要求一個廠長那麼嚴格。」

「可是別人說，你也是在外表上很溫和……」

「閒話多得很——聽是聽不完的……那末到底都說我些什麼呢？」

「你瞧你這人！還得給你說說……我可不會捏造……」

「你不用捏造，說實話，大家說我不好嗎？」

「要是說過不好，那我就忍耐不了這樣長久啦……」

「這麼說，是說我好哇？」

「真能糾纏！我還得做午飯去呢，」婆婆嘮叨着說了一聲就到廚房裏去了。

「那一天晚上來過的。」薇拉·巴甫洛夫娜回想着婆婆這句話。「從那一天晚上起」別廖耶夫家裏開始了新的一頁。

……那時候是另一所房子，比較小，可是也和現在一樣，在飯廳裏擺着一架鋼琴，在鋼琴上邊的牆上掛着尼古拉·阿爾先耶維奇的提琴。他原想把提琴帶到前綫去，但是薇拉·巴甫洛夫娜沒有給他。「等你勝利歸來的時候，我們再一起彈奏吧。」——當時她這樣對他說。這個提琴就可以作證——四年半以來薇拉·巴甫洛夫娜連「琴弦」都沒有摸過。

她時常想到丈夫，可是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他穿着白長衣、手中拿着外科手術刀的樣子。不知爲什麼她總回憶拿着提琴的尼古拉·阿爾先耶維奇。就是現在她也清清楚楚地想得起來他那細長的、柔軟的手指，並且記得有一次他對她說過：「這樣的手指無論對於提琴家或是外科醫生都是同樣需要的。」

她的思想重新回到了她和丈夫分手的那一天晚上。

的確，在那一天晚上開始了另外一種生活。尼古拉·阿爾先耶維奇上前綫去了，而薇拉·巴甫洛夫娜和安娜·葉菲莫夫娜，各按各的方式，開始計算着幾點鐘、幾天、幾個月，以後也就算不清了。她們默默無言地耐心地等待着，她們相信尼古拉·阿爾先耶維奇會回來的，但是她們談這件事情的時候越來越少

了。

今天是薇拉·巴甫洛夫娜的一個偉大的日子——流動優勝旗授與工廠永久保存。在戰爭的年代裏，這個工廠始終光榮地保持着這面旗幟。

薇拉·巴甫洛夫娜在彩緞而的、笨重的舊安樂椅上坐下了。尼古拉·阿爾先耶維奇時常坐在這個安樂椅上，讀着醫學雜誌或是新出版的文學書籍，並且在這個時候可以感到：好像全世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書。同樣地，現在薇拉·巴甫洛夫娜坐在這個安樂椅上，她也覺得全世界好像只有她自己和她的不愉快的思想。

但是，她還有另外一個世界，這是偉大事業的世界，它享有爭取到永久保持流動優勝旗的榮譽！只有在這個世界裏她才能真正地生活着，才能充分地呼吸着，因此，甚至於短時間地離開這個世界她都不願意。而在家裏，薇拉·巴甫洛夫娜是孤獨的。安娜·葉菲莫夫娜也是孤獨的。她們居住在一起，但是她們的生活却不同。至少薇拉·巴甫洛夫娜覺得是這樣。

她在工廠裏所有的朋友，只有總工程師米哈伊爾·弗拉基米洛維奇·車爾奈赫——她在大學時候的同學，另外還有黨委會書記菲德爾·伊凡諾維奇·謝廖金。薇拉·巴甫洛夫娜在艱苦的戰爭年代裏跟謝廖金交成了朋友，照工廠裏的說法——是在工作中合上了手。

她突然遺憾地想到，菲德爾·伊凡諾維奇打破假期前夕在她這裏舉行晚會的固定慣例，已經有一個多月了。難道說，這是因為業務上的意見分歧嗎？跟菲德爾·伊凡諾維奇和米哈伊爾·弗拉基米洛維奇·車爾奈赫停止會面，她很感覺可惜——沒有他們她覺得煩悶、憂鬱。

舉行這種「晚會」的習慣是在戰爭年代中建立起來的。車爾奈赫的家眷已經撤退了。米哈伊爾·弗拉基米洛維奇一個人感覺苦悶，所以薇拉·巴甫洛夫娜有一次對他和菲德爾·伊凡諾維奇說道：「你、米哈伊爾·弗拉基米洛維奇，是一個暫時的獨身漢，而你，菲德爾·伊凡諾維奇，從思想上就是一個獨身主義者。在休假日的前夕你們兩人請到我家去——就不會苦悶啦。」

安娜·葉菲莫夫娜預備了好吃的晚飯，擺好餐桌，於是這幾個朋友，真好像在大學時代一樣，爭辯着讀過的書，爭辯着一起在莫斯科看過的新劇，討論着技術上的新成就。

菲德爾·伊凡諾維奇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不輕易講話，也就是這個原因，他說出來的話聽着確鑿而有力。在這些聚會時兩個朋友都避免談及戰爭，因為他們憐惜她們，他們知道薇拉·巴甫洛夫娜和安娜·葉菲莫夫娜在等待着失蹤的尼古拉·阿爾先耶維奇。

米哈伊爾·弗拉基米洛維奇的家眷由撤退地點回來以後，他就很少參加這些晚會了，而薇拉·巴甫洛夫娜和菲德爾·伊凡諾維奇仍然繼續會面。現在這種聚會完全停止了。

薇拉·巴甫洛夫娜往笨重的安樂椅的鬆軟寬大的靠背上仰了下去，房間就彷彿向前挪動了，把鋪滿地板的大幅花地氈和如同大門一樣的大三聯窗都推到面前來了。

窗外，柏油公路閃閃地發光，好像春日陽光之下的一條河流，兩旁栽着尚未生葉的多枝的菩提樹。遠在地平線上，這條公路消逝於灰藍色的天際，彷彿流入大海裏一樣。這是一條幹綫，它的一段向東伸長三十公里，直達莫斯科；另一段則通到西方，通到那已經獲得勝利而尼古拉·阿爾先耶維奇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從那裏回來的西方。

思想，不愉快的思想……

安娜·葉菲莫夫娜從房間走過，望了兒媳婦一眼就好像看透了這種思想。這種思想包含着愛情和痛苦——回憶可愛的丈夫。安娜·葉菲莫夫娜一向敬重薇拉·巴甫洛夫娜並把她當做女兒一樣地愛她。誰不願意自己的女兒幸福呢？最近，安娜·葉菲莫夫娜不止一次地想跟她說：「你苦得够啦。應該想想自己，你今後的歲月不是向青春走啦。」可是對自己的兒媳婦又怎麼能說出這種話呢？萬一柯力亞要回來呢？世界上什麼事都會有的。

「喂，你想什麼哪？」她問兒媳婦，她的聲音好像驚醒薇拉·巴甫洛夫娜。「今天是你的大好日子，是喜事，大概你要講演吧？」

「不得不講。所以就得想一想。」

「那又何必想這麼久呢？不過是『恭喜』、『恭喜』和『烏拉』也就罷了。另外你再提出一些新的保證。」

「哎喲，你真可笑啊，媽媽！」

「那你就笑吧，只要高興就好，」婆婆說完以後就走到自己的房間去了。

她在一個蓋着烏克蘭彩花小毛毯的窄沙發上坐下，就小聲哭了起來。安娜·葉菲莫夫娜哭的不是自己，不是自己的命運，哭的是她的兒子——最疼愛的獨生子——和他已經逝去的幸福。自己的一生倒是再拖不了多久啦——已經過了六十，正往七十上走哪，可是薇拉·巴甫洛夫娜却剛剛開始真正的生活。但願上天保佑她幸福。也許柯力亞還會回來吧？那他們就會開始過着愉快和睦的生活，要是能看一看他們的幸

福那够多麼好——那時候再死也就放心了。這樣一想，心中覺得輕鬆一些，她用頭巾角擦擦眼睛，寬慰地微笑一下，從沙發上站了起來。「我這個老糊塗，爲什麼又哭呢？哭也無濟於事。」——安娜·葉菲莫夫娜低聲說完了，又走進飯廳。

她在飯廳裏看見薇拉·巴甫洛夫娜站在敞開的窗邊。

「走開吧，你會着涼的，」她對兒媳婦說道。

「春天了，有太陽、暖和……」薇拉·巴甫洛夫娜小聲回答着。

薇拉·巴甫洛夫娜望着頂端燻黑了的、冒着煙的工廠煙囪，望見各車間的淡灰色樓房，望見高高的鐵道路基，在那裏有一長列貨車，沿着軌道彷彿一條爬行的小蛇一樣圍繞工廠區移動着。列車忽然消失在一所樓房的後面，於是從那裏便傳來尖銳刺耳拖得很長的、好像呼救似的一聲汽笛，短促的迴聲又重複了一下。立刻向天空浮起一股濃密的淺灰色的煙霧，隨後就往前飛去，瀰漫在深暗樹林的上空。

「你總是思前想後的，」安娜·葉菲莫夫娜一面往窗前去一面說道。

「從早起就坐在家裏，我不習慣——所以心裏驚慌不定。總覺得工廠裏沒有我就會發生什麼事故似的。」

「你總是想那些可怕的事情，可是今天是你的快樂日子呀。」

「是的，媽媽。也許，今天會實現那件事，我一生之中最快樂的……」

「你認爲會在今天嗎？」

「聽說是今天。」

薇拉·巴甫洛夫娜知道，有一種傳說，好像是有三個最先進的工廠廠長要被授與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

崇高稱號。薇拉·巴甫洛夫娜據說是這三人之中的一個。前幾天曾經有一個中央機關報的記者訪問過她，並且拿走了她一張照片。

「你的事務太多，你整個埋在事務裏面了。我一想到……」安娜·葉菲莫夫娜用手捂着腮頰，好像牙疼似的，她憂傷地搖了搖頭。

「柯力亞也正是這樣。你替我擔心嗎？」薇拉·巴甫洛夫娜問道。

「不，我不擔心。就是在一開始那時候，我也沒有擔心。我只希望你在生活裏能有自己的快樂。」

「謝謝你，媽媽。一個人的勞動得到這樣高的評價，難道這快樂還小嗎？」

薇拉·巴甫洛夫娜對於婆母所說的「自己的快樂」，絕不是從她答話裏可以斷定出來的那樣冷淡和漠不關心。但是她抑制着自己不去想這回事，所以只要這種思想一發生，她立刻就驅逐它。

「爭取永久保存流動優勝旗，這可是我們好不容易才辦到的。」薇拉·巴甫洛夫娜說道，好像她婆婆提醒她的正是這種快樂。

「你費過心血呀，那還有什麼說的，」婆婆肯定了一句。

「媽媽，你告訴我：我有沒有值得自豪的事呢？你說？」

「當然，勳章和崇高的稱號都不是平白給的……」

「爲什麼這樣晚報紙還沒有送來？」薇拉·巴甫洛夫娜不安地問道。

「一向是這樣：只要有重要的消息，有大的事件，那就一定會來得晚，」安娜·葉菲莫夫娜回答說。恍恍惚忽的不安情緒，今天一直沒有離開薇拉·巴甫洛夫娜。在工作日，她很少在晚間以前在家。所

以現在由於不習慣的休閒便產生了不安的情緒，——她覺得，好像出了工廠的範圍，生活就中斷了，同時有一種令人驚慌的寂靜來到了。她想：「沒有廠長，工廠怎麼能不間斷地工作呢？」

「人們都穿着節日的衣服，」安娜·葉菲莫夫娜望了望窗子說道，「看樣子全市都準備到工廠去。」
「可是，我們這個城市是什麼呢？」薇拉·巴甫洛夫娜問道，自己又回答說：「我們的城市就是一個附屬工廠的大宿舍。沒有工廠，不會建築房屋，馬路也不會用柏油鋪起來。發電廠是工廠的。一切資財都屬於工廠，」薇拉·巴甫洛夫娜握起拳頭說。「你看我已經開始給工人們建築新住宅了……」

她欣慰地望着穿着節日衣服的人們，他們像一股不斷的洪流向工廠流去，於是她很滿意自己的指示——把第一班沒有工作的工人們放進工廠，好讓全體都參加這次大典。

前室鈴鈴地響起了門鈴。

「送報紙來了吧？」薇拉·巴甫洛夫娜突然一驚問道。

安娜·葉菲莫夫娜不慌不忙走去開門。薇拉·巴甫洛夫娜裹緊了睡衣，聚精會神地細聽，焦急地等待着。

最後傳來開鎖的喀嚓聲和關門的砰砰聲，又聽到安娜·葉菲莫夫娜的語聲。

「請進，請進。你早晨不常光臨我們這裏。就連薇拉也……」

薇拉·巴甫洛夫娜，彷彿由於苦惱而緊張的等待已經疲倦了似的，向安樂椅上坐了下去。

米哈伊爾·弗拉基米洛維奇·車爾奈赫很禮貌地跟在安娜·葉菲莫夫娜身後走着，盡力不趕過她。他的臉刮得乾乾淨淨，穿着深藍色的西服，帶着勳章。

「恭喜恭喜，薇拉·巴甫洛夫娜，」他說道。「今天天氣也像過節似的——又晴朗、又暖和。」他握住她的手，遲疑一小會兒，隨後俯下身去吻了一下。他好像申辯似的，微笑一下說道：「這是我一生以來吻第一個廠長的手。」

「那末，你也是我一生以來吻第一個總工程師……」薇拉·巴甫洛夫娜就把他拖到自己面前在他的腮上吻了一下。

爲了遮掩自己的窘態，車爾奈赫轉向安娜·葉菲莫夫娜說道：

「您身體好吧，安娜·葉菲莫夫娜？」

「謝謝，很好。你家裏怎麼樣：順當不順當？」

「都好，安娜·葉菲莫夫娜，一切都好。小卡秋莎總往懷裏爬，嘴裏總是囁囁喳喳的。只有莉達老是嘮叨不休的糾纏我：『你用於照料家庭的時間太少了，太少了。』她自己又不工作，所以不明白。我們怎樣生活呢？夜間醒來，想着、吸着煙——只要腦筋裏忽然想到一些好主意，那就需要寫下來。一大早就好像着了魔一樣，爬起來就往工廠裏跑。可是她不明白。要是你給我的莉達找點什麼工作吸引住她不好嗎？」他轉身向薇拉·巴甫洛夫娜說道。「或是把託兒所交給她，或是工廠綠化工作，都好……」

「好吧，我想想看。你請坐。」

車爾奈赫坐下了。薇拉·巴甫洛夫娜又繼續說道：

「你來找我可不是爲這件事情。你願意不願意我告訴你，你爲什麼事來的？」
「那末你就說吧。我很想聽聽。」

「你先聽聽我的答覆，然後我再告訴你爲什麼事來的。我覺得，你沒有好好地考慮這個問題，當然，也就因爲這一點，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見。」

「我可以走了吧？……」車爾奈赫問道，猛然站起並按照軍禮用鞋跟打起立正來。

「至於你爲什麼來的，那就是，」薇拉·巴甫洛夫娜並不注意他的嘲笑的口氣，繼續說道，「據說，部長要來，這是很好的一個機會，和他談談工廠已該轉入生產新型割草機了……我猜着沒有？」

「你算得倒挺美。但是，既然這樣，那末爲什麼……」

「你等等，你等等。我也幻想着這件事。但是，時間，我的好同志，時間——它限制着我們。我，當然了解你：你設計的新型割草機是你的一番心血，所以你想使它快點得到實用。」

「我對自己考慮的倒是最少不過，」車爾奈赫回答說，「難道問題就在這一點嗎？……工廠那樣費力才轉入了和平生產，本來應該繼續前進，可是我們却裹足不前，還出產着過時的馬拉割草機。」

「但是你知道不，現在，大戰以後，對它——對這種過時的割草機——有多大需要？有多少要多少。計劃應該完成，應該超額完成，應該提高。」

「我們的計劃不會提高，恐怕，甚至於也不會完成。」

「你吓唬我可不只一次了，但是我不害怕。」

「有什麼可吓唬的呢？一車爾奈赫說道，「裝備是老的，用舊了的。我們總是沒完沒了的在修理。」

「我們對克服困難並不稀罕……」薇拉·巴甫洛夫娜答道。

「不稀罕是不稀罕，可是要知道，反正得安設新裝備。那末不如一開始就安裝出產新機器的設備。」